金文最

金文最卷十一目錄

贊　頌　記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并序以上原見文雅列卷二十一　元好問
濟陽縣新修縣城記天會八年　張穆仲
濟陽縣創修縣衙記天眷元年　何弼
泰山元陽子張先生坐化記　朱守獻李□蟣
省寃谷擗骼記皇統元年　王廷直
重立司馬温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
劉海蟾堂移石刻記　王廷直
曲沃縣建廟學記皇統元年　史中和
五臺山瑞應記　文琉
仰天山記　完顏闕名
大覺寺記　張瓚
褒賢顯忠重修法堂記　蔡如
福山縣令題名記貞元二年　王炎
開廣濟民渠記正隆三年　張元詰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贊　頌　記

闕里升堂圖贊　趙秉文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歎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牆譬猶太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睥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倬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不外起居飲食之閒進退灑埽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揚得十一於千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附鳳翼何闕里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

尙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滏水集

張清獻公贊　　趙秉文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淸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於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淸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靑氊而朝廷之龜鏡也至於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滏水集

達摩面壁菴贊　　趙秉文

佛日西沈大地如漆達摩西來夜半出日少室峯前九年面壁不說一字是默非默神光三拜依位而立汝得吾髓是得非得得不得卻返西乾無處覓而今寫出掛虛堂抛向面前人不識識不識一二三四五六七元光二年二月八日閑閑居士趙秉文題 石刻拓本

齊處士滈于髡贊　　失名

偉哉滈于博學强記慕嬰爲人觀色承意因說惠王嘉其論議黃

金白璧重加寵賜 東昌府麒麟碣

漢都尉尹齊贊 失名

盜賊平治寬難抑强惟公旣督斬伐用張能名是著廉稱載揚家無百金終惜淮陽 東昌府麒麟碣

晉堂邑令范廣贊 失名

賢兮仲將持心近厚釋囚還家俾辭其母歲旱阻饑賑濟黔首適我樂郊倍增戶口 東昌府麒麟碣

晉駙馬王鑒贊 失名

古漯地秀王公挺奇爲君子儒仕有道時旣奉朝請都尉庀司文章華國星斗燦垂 東昌府麒麟碣

晉博州郡守羊使君贊 趙元佐

身爲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偉功不書於史 東昌府麒麟碣

晉光祿大夫吳隱之贊 霍希詵

古之仕者惟清惟潔沈香不珍貪泉亦啜素稟忠純難移操節歷官州牧風標愈勵 東昌府麒麟碣

後魏太守房悅贊　晉紳紳

賢哉房侯名揚後魏善政濟陽民愛而畏終於此邦碑豐冢邃遺跡可徵慨然長喟 東昌府麒麟碣

梁剡令劉昭贊　温國器

古有君子曰劉宣卿力學能文博悉見稱簪步百里竟莫衛亨潛心莊老以卒平生 東昌府麒麟碣

隋儀同三司淄州刺史公孫景茂贊　李時佐

隋有元蔚甲科馳聲高唐作宰綽有能名累拜州牧德政屢成享年及耄謚康以莊 東昌府麒麟碣

宋五孝女贊　李時佐

孝哉五女踰年弗嫁甘旨奉親温凊冬夏風樹既悲白華亦謝墓可封哉亦渲俗化 東昌府麒麟碣

唐中書令馬周贊　趙汝霖

挾王佐才遭時奮驤築巖其蹟鸞鳳其翔敷陳時務明習憲章薦肩火色卒相於唐 東昌府麒麟碣

唐堂邑令葛周贊　失名

葛公宰邑歷代稱賢一方受賜千室鳴絃厥德如玉厥惠猶泉邈哉邈矣久而愈宣 東昌府麒麟碣

宋知博州徐爽贊　失名

仁於用心利非專己能輟清俸贍養多士源源其惠如西江水涵泳恩波無時而已 東昌府麒麟碣

同知王公贊　失名

顯允王公此邦賢倅治飾儒術政施寬愛學校修完士民感戴東堂繪真永獲瞻拜 東昌府麒麟碣

金吾案麒麟碣贊凡三十首東昌府志載十有四首末二人曰金吾劉公眞同知王公眞眞者像也劉公則金金吾上衞博州防禦使劉義王公則金太子司經同知博州王遵古不斥其名則知贊為金人所作矣王去非撰博州重修廟學記

與劉義同立石者有學正晉紳郎撰房倪贊者李時佐宋五孝女贊嘉靖山東通志引之題曰金人餘仕履未詳

懸空洞贊　陶復朴

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頹沈鱗躍鯉實欲界之仙都　宜陽縣志

四醉圖贊　并序　王若虛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寺中既暮皆醉三子者就宿予邸枕籍而臥初不計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即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而樂之以為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漢乎其如忘其聲茫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無營渺乎其如物之莫攖也不為劉伶惟以酒為名不為屈平眾皆醉而獨醒盍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滹南遺老集

林下四友贊并序　王若虛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與予爲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閒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觴次予年最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意氣相投也故不結而自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閒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閒若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居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其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焉葢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濟子士衡爲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濟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爲怪而自謂其眞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焉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礴兮巖阿容與兮烟蘿藉豐草兮偃臥愬長風兮浩歌塵海遨

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而網羅突而干戈如四八者何　滹南遺老集

中書君贊　李俊民

心乎其畫腹乎其稾雲烟落紙龍蛇揮埽汲冢孔壁殷盤周誥嗟乎孤秦欲窮吾道黔首未愚彼惡先老嗚呼噫嘻天之將喪斯文也吾不得而知之天之未喪斯文也何屑屑乎使中書君而枯槁　莊靖集

手植檜聖像贊并序　元好問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爲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卽之温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遺山集

老人星贊 并序　　元好問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為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已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為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

紫府今五臺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瑑刻元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尙為斯民開壽域 遺山集

范鍊師眞贊 并序　　元好問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眞求予為贊鍊師初事昆崙郝公號之曰元同子後從棲霞邱公復有元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　遺山集

讀經圖贊并序　元好問

介山馬鄉雲漢爲仲晦甫寫眞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敝則新兮司門通涂及門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協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淄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遺山集

張幾道鍊師眞贊　元好問

元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諱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其爲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末涯也哉　遺山集

老君石像贊

秦志安

絕聖棄智挫銳解紛居太初太易之前隱無象無形之內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九十九億萬歲貯在彈丸此其太上乎曰非也恍兮惚其中有物物不可得而名杳兮冥其中有精精不可得而見此其太上乎曰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能為萬象主而不逐四時凋此其太上乎曰非也然則孰為太上曰憑君試向東風問惟有黃花翠竹知　亳州志

圓通大師像贊

釋萬松老人

德馨燔沈靈骨鎔金訥於言而敏於行璞其貌而玉其心敕還提封於國寺天資飽練於禪林子徒知寒蟬將蛻尚憂餘音吾以為升圓通之堂者稽古依然接武於方今　湛然居士集

彌勒像贊

失名

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見時人時人皆不識　石刻拓本

頌

瑞沈寶峯頌并序　張建

臣建謹按史記龜策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狼虎鳥無鴟鴞草無螫毒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謂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胸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爲帝王觀是書文豈不偉哉臣少時在書室中雅好焚香有海上道人白臣言曰子知沈之所出乎請爲子言盖江南有嘉林者美木也木美則堅實堅實則善沈或秋水泛溢美木漂流沈於海底蛟龍蟠伏於上故木之香清烈而戀水濤瀨淙激於下故木形嵌空而類山近得小山於海賈巉巖可愛名曰瑞沈寶峯不敢藏諸私室謹齋莊潔誠昭進玉陛以爲天壽聖節瑞物之獻臣建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大江之南粤有嘉林嘉林之木入水而沈蛟龍枕之列自上清濤瀨漱之峯岫乃成海神愕視不敢閟藏因潮而出瑞我光昌光昌至治如沈馨香光昌睿算如山久長臣老且髦聖恩曷報歌此頌

詩以配天保 香乘

金吾案張建字吉甫自號蘭泉老人章宗初舉才行授絳州敎官詳見中州集有蒲城丞崔朝請去思贊已從陝西通志錄入此頌載明周嘉胄香乘未題時代案金史章宗本紀詔以生辰爲天壽聖節序云以爲天壽聖節瑞物之獻此頌爲蘭泉老人所作無疑以書未題時代故附辨之原

禘禮慶成頌 并序　　趙秉文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於太廟天地並貺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祀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於太宮精意昭格明靈肸蠁福瑞並應肆有渥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騰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沖會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覩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惟世宗顯考並祔世祀既考既燕詔羣臣其議宜剌于經酌禮之宜見於太宮慰子孝思羣臣拜手豈敢等夷非天道孰依非舊章孰稽五年一禘振古如

兹帝曰俞哉假於元龜四月孟夏大饗其時乃詔四裔備物講儀鏘鸞之臣白馬之客相予載祀祗率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綠槐天階星旄絜罕拂天而來乃卽靈宮左撞鴻鐘嚴中辨外冕服於從奉璋髦士立列比比或捧珪瓚或相拜跪樂奏太和犧陳文始形容頌歎一變足矣清夜戒嚴明月如水既薦既祼如見於位從以功臣倏焉來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誕受厖祉均及敷天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交相告語天子之德昭天漏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嘻祖考之功於皇孝洽萬方攸同

聖德頌 并序

趙秉文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嘉禾芝草不旅於庭當是時眾庶和樂國家安甯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後世

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燕作爲歌詩薦之郊廟詭
不經駮乎無議爲也乃者邠州進白兎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
曰惟天惟祖宗付予有民惟臣下作予股肱心膂但使百姓樂
業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勿
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
乃知聖人動作出於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上自卽位以來
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冤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
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恩政以答民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
明詔禮官不得法外求情申飭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過水旱
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生朱
草興上猶謙謙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
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舜之心也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
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知

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子何取焉以為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況乎聖政行前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為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貺自甄在邠之郊有兎斯白司牧之臣獻之京闕天子曰嘻瑞在得賢亦有上瑞可垂史編上瑞惟何時惟豐年靈芝三秀嘉禾六瑞歆豔虛美何益於治乃命白兎縱之郊畿凡百瑞物毋上有司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滏水集

封龍山試劍石頌　樊倫

太山之陽龍山首壘壘峯巒銜牛斗試劍巨石尙然存霹靂神鋒出無有 明一統志 以上原列卷二十一

記

濟陽縣新修縣城記 天會八年 張穆仲

山林野叟知猛獸爲害必樹柴柵而施陷阱以待之閭徑鄙人知穿窬爲盜必峻垣墉而嚴扃鑰以防之蓋思患設險以固吾圉爲安全計者夫人類能焉通都大邑萬室所聚朝市百司倉廩府庫星列棊布錯峙其中所以禦外侮而杜奸宄者必假金湯以爲之守故穀梁子謂城以保民而爲左邱明亦有懼難之說粤自澶淵之盟南北結好百數十年時和歲豐吏民習治諱言守備一旦民貧盜起變生所忽操鉏耰而陷城郭者蔑有籓籬之限由是虞劉我井邑殺略我士女凶焰孔熾吏莫能誰何人始不聊生矣宣和甲辰以迄建炎飢饉薦臻京東尤甚加之以師旅之役困之以姑息之政良民爲盜者十室而九蜂屯蝗拒隱若敵國州將熟視會不加恤逮我節制相公來守是邦威克厥愛信賞必罰風行草偃姦盜屏跡四境之內路不拾遺乃天會七年夏五月我公安撫京東淮南等路河北諸府亦在節制移鎮東平寅奉臺奉畀都鈐公

留知濟南軍府事式遵嚴君之治三月報政入用康甫昔之轉徙者攜婦子而返田里弄兵者賣刀劍而買牛犢肩摩袂連化成樂土公長慮卻顧懼民難保乃分章邱臨邑禹城長清之地剏建二新邑以相綱維爰相卜佇來獻圖允契輿情暨秋九月得請迺命忠翊郎康端出宰濟陽廸功郎崔簣爲主簿承信郎劉虎臣爲縣丞以佐之於是稽匠人之法考宮闈之制肇築崇墉以限中外經之營之越四旬而告竣遠近之相依捍禦者日益至懷險陂者舉有制而莫逞外寇之欲窺伺者亦潛消於冥冥矣黃童白叟復見和平莫不感泐喜歎吾儕二千石之賜賢令佐之功也因相與議刊堅珉紀其成績傳之來裔以爲邦人無窮之思屬余作記竊以古人興一利除一害教陶甓以爲居室建學校以申孝悌開河以拯昏墊修渠以資灌溉功苟施民必有文字紀述歆豔厥美矧玆新邑控扼一方內作屏翰外作輔車安百姓而折强梗一舉而衆美具是宜可書也已謹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之三十年城濟陽

以城在濟水之陽因以爲名至漢改城爲縣隸陳留郡隋室則分隸濟陰唐世則復隸汴州武德四年以其地置杞州而縣隸焉貞觀元年縣隨州廢宋開封之故濟陽是也今縣適居清濟之地敢志其始以俟職方氏考焉八年二月初一日濟陽縣志

濟陽縣創修縣衙記 天眷元年 何弼

標竿揭鎮麗陽邱版圖者幾百祀中原平治時當舟楫走集地復阜繁不減一劇邑宋啟兵端天下騷動嘯叛圖視而起燹郡版縣千里無完閭茲鎮亦在煨燼之後大金師已下淮北肇建節制司付以靖亂事念齊之臨邑榛莽彌望盜得孳芽其閒境環數百里非一令所能經略議分所部爲鎮禦計且兵未可彌待餽東北顧此地爲要津距河纔步武耳既足分制姦究舳艫檥岸裝發軍倉計畧可辦於是請命三師析臨邑封圻之半即其地爲濟陽縣而標竿之名移於職方氏實天會七年冬十月七日也縣既搆城治署未備徐侯莅政之明年按籍歎曰吾邑環四鎮列二十渠總萬

八千四百餘戶郛郭肆市咸爲可觀獨無縣署儼翬目之望正如
一人身衣裳劍佩前後襘如獨未冠也吾何敢後滕州刺史遂
許興役阜昌八年冬十月萃百工而經始甫三月而落成吏舍賓
廡獄圄庫局無一不具公堂燕室意象軒軒直出鄰境之右考瓦
木丁匠之費於民無錙銖斂噫前政於茲署畏縮八年不敢輕易
何其難耶徐侯一號令之閒不閱月而壯麗爲一邑偉觀又何易
耶吾見簾幕風微庭無干戚導轡日永巷有絃歌德望炳炳與茲
署丹雘爭耀又自徐侯始天眷元年四月十五日　濟陽縣志

泰山元陽子張先生坐化記　朱守獸 李□蛾

元陽子者先生之法名也姓張名□字□□先生始生之地乃齊
右長淸縣盧鄉人也祖考世業農桑爲事先生降誕之初光明□
□能起而坐疑必不祥輒臥於草如是復起者三聞者駭然爲異
衆矣生長聰明長而慈愛好施捨不□財雖不讀書舉申其禮識
慮宏遠人莫能測七歲無怙十歲無恃孤養於祖考叔父之側其

祖考雖則鍾愛過甚其奈何厥叔惡之屢相刑害先生獨知其情十二歲已有特立之志遂浩然傾家產引身以避之十六歲爲商抵關右鳳翔不意羅織充軍存心忠孝不數年武藝絕倫戰功出眾於是錄名於□選雖出從政終不以官爵利名爲□見其先任難雪之事奮而不□其身方拯之而遂被刑責者屢矣由是失厥位而復綴名於軍然先生操守端正應物無私不以家產子孫爲計處其貧□坦然略無戚戚之容至二十九歲方遇□既受吾道當以慷慨化人歸道爲先自是先生闡揚正道隨世化人故四方慕道之人聞其風而來者莫不裹糧□由是行化無間後遇青山子□先生之故人也□之以正理□門以法典夫利術矯詐之事□小則苛責大則扑撻故受道之士虛使三冬以冰水灌刑九夏□□曬日近陽而臥僕再三思之若□先生之壽享年百十有餘歲神氣爽然顏形□遂不食五穀自然饜足於是先生已□自八歲至丙辰十二月二日午時功成行兩於濟南歷城縣□本菴焚

香虔祝天地神□正室□□□□坐而化門生□□建塔□彩飭形像夙恭事之若生存然猶恐歲久□爲文實紀其事蓋有問聞者姑誦所見誠有未知而遺略者四方道友儒流能爲我寫之貞珉以傳於後世甍無隱焉時天眷元年歲次戊午仲冬上弦日門生朱守默李□巖記 歷城志稿

省寃谷捨骼記 皇統元年　王廷直

少讀揚雄書有載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蚩尤之慘莫過於此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後令高平問其地乃古長平也詢其故迹父老曰城西北十五里有地曰殺谷乃秦將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之所當時頭顱似山骸骨成邱何晏亦嘗哀悼至唐易名省寃則長平故事其來久矣辛酉清明日廷直率本土士衆攜酒饌奉香火張聲樂具服祝謹詣其谷弔以祭之其日陰風襲人寒烟蔽空必有寃魂來享其祭舊宋運判馬城經過此地移檄縣僚收拾遺骸於谷口壘坑深闊以左右前後溝

壑數十里暴露之骼畢集而藏揜仍於所揜之地設而祭之使後人不踐履爾今觀其墳已為姦農所侵僅存數尺而已乃勸鄰農於所占墳地外更四面各廣八步起供堂一所於其上植美木成圍俾永久知所悼惜繼有長平鄉老農王姓者詣告去谷十里餘為雨水所崩岸崖頹裂露骨數車願收以揜之爰即具禮盡載於墳園如法安葬細視其跡於長脛骨閒存銅漆矢一入骨寸餘因出矢而揜之入骨之堅如此而骨中銅矢尚存慨然發歎四十萬人於當時解甲歸戈亦身受亂兵殺戮而苦死其冤亦深矣不然其骨其矢安得尚存而不朽耶是其冤抑之氣凝結而不散以至於此也嗟乎白起凶狠恃秦軍之强殲無心之降卒其勢亦易矣起直為此凶狠也當年後世又安得而不痛恨哉向使趙卒未降甲戈在體雖在危陳中以死戰之軍力戰未必無生路即或敗亡未必悉遭此屠也譬猶執羊就機持刀自恃以為能殺何以異是嗚呼今而後其墳併供堂告成一所見有暴露之骨即揜其中余

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皇統改元六月十三日縣令壽春王廷直記 高平縣志

重立司馬温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

司馬温公於有宋熙甯閒致君澤民成人行已文章政事豐功碩德炳炳烺烺著於天下昭於後世前賢述之備矣公薨於元祐之初歸附先壠神道一碑奉詔撰寫者實學士院承旨眉山蘇公也追至紹聖閒遭姦諛之譖愬蔽主上之聰明以公輩爲黨遂仆其碑而磨其文延及靖康乃復全官爵欲再立碑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朽漫不傳於世甚可傷悼然天眷有德恐後世之弗知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蟉枝蟠屈周映交固雖畫工之巧有不能傳繪者噫碑座之龜爲杏所護惜覆密蓋神物之守持也廷直自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下車之初首謁墳所酹酒屬文而弔之問諸守墳僧圓珍具道始末因仰天而嘘臨風洒淚拂其泥涂觀其字碑而歎曰斯文不重摹何以洗世民

之污斯碑不再立何以慰人鬼之泣歸而謀諸僧訪尋舊本乃於
公曾姪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僧法洪李闔邑僧院各出
羨餘其成雅事命工刊摸欲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面
穴隙已不可鐫磨轉視碑陰則斜裂破碎閒實以土分而為二抉
不可立想見初仆碑時為無知輩推撲所致而然也欲再刖尋石
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致數日深思而無謀公族姪孫曰 者
與僧匠見自曰不若橫碑作小段而摸立之則何如斯則龜杳不
損後人亦知其異焉乃改碑而為四額一跋一其成六石使後人
摸而合為一亦可分以為六於是不恤羣議斷然行之使公家子
弟他日顯拔或後來令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鉅碑而載刻
於初龜之上則其本尙在可以重興廷直不能無待於後來也嗚
呼天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初毀公之德而仆之者公則其柰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哉已
而詢之僧曰其碑摸列將何以立乎圓珍稽首作禮面公之墳焚

香正色誓而告廷直曰當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設一堂中設公像周圍以朱龕以立之以報温公之恩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友協助之賜一以報縣令勸成之力專置巨石號曰温公神道碑堂乃圖珍之用心也廷直壯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書之以垂不朽　夏縣志

劉海蟾堂移石刻記　王廷直

昔天禧中禮部侍郎王曾較定九域圖凡京府三次府七州三百六十一軍四十四監六縣一千五百七十五尚古蹟載仙家事實者十嘗七八宋圖具在班班可讀然考仙之所寓必福城也廷直少時讀海蟾子詩軼高風莫能企及乃書亦有仙風道骨爲時聞人隱其名而道號顯蓋避秦焚坑之患修上眞元妙之術身獲無殃仙之帝鄉唐呂洞賓自進士而神仙亦其流也劉公於致和中罔測自何來道新鄉福地願垂福於人而示書白鶴觀前人刻之宇側不必再記然新鄉居京府州監縣之一而山川秀麗形勢雄

峻景物明媚蔚然迥異而古觀冠城東海蟾子走字壁間翻身倏去妙書炳烺嘗為好事者摸之素練以進上鑴之翠珉以示人未幾為神鬼風雨雷電所取嗟乎新鄉非福地仙其肯一來乎僕皇統三年來令斯邑首訪劉公碑刻惜其石刻存於頹垣敗壁之下有識者不忍窺焉因募衆成堂於水之濱移石文於堂中而奉之號海蟾堂自茲以往異人遊士名卿大夫或假道至斯不作一美觀乎以斯事聞之上使他日有司定圖作吾縣一奇蹟不為虛筆實可書也於是令觀主崔重徽者為我嵩其堂寶其碑碣人勿踐履污漫之抑又為永久地也 新鄉縣志

曲沃縣建廟學記 皇統元年 史中和

曲沃舊學始建於前代之嘉祐增廣於崇甯大觀之間規制宏遠視他邑為最備逮本朝革命之際毒於兵火煨燼之餘惟存講堂又復蹴為民居者幾十年官取其租而不問民侵其地而不訶累政相循如出一律若畏若忘無敢以復為言者艮鄉宋公宰邑之

明年一日召諸生而諭之曰學校所以育人材厚風俗今乃若此豈不貽鄉老吏民之羞乎吾欲率僚佐出俸金以助其役將一舉而新之於是申漕司以消其租按舊址以復其地乃築垣牆新門闕又乃命工陶土以爲宣聖十哲之像采繪既畢聖容雍穆卓然有洙泗之風方將求大木以構其殿考禮經以制其器爰既告成憧憧之民過新學之下者咸以手加額喜見顏色曰我公之德其所以遺吾民者可謂遠矣昔唐韋景駿嘗宰肥鄉後遷趙州長史道過肥鄉民爭具酒食以迎犒時有小兒亦在其中韋曰方兒曹未生吾已去邑非有舊恩而何來對曰耆民爲我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意公爲留終日是知德澤在民雖歷悠遠有不能忘者今宋公以長才碩德方進未已他日擁節旄殿方面或道過新田將見此方之童子爭拜馬前如肥鄉兒曹之逆韋公矣不亦美乎 曲沃縣志

五臺山瑞應記

文琉

諸佛菩薩與大阿羅漢悲憫一切有情常出光景以導起信攝服
同異凡山地勝所示現境界有趾斯至有目斯覩以是因緣故握
符御極宅中圖大者往往行慈雲以覆之揭慧日以烜之霈德雨
以濡之而不忘屬累之重如天台五臺比州郡別置僧官使董正
其徒而莊嚴宮殿益螺髻寶輪威神所宅不可不肅也鴈門史君
折侯彥文下車未逾時以赤子弄兵澗谷衣繡持斧迹捕至臺下
與邑之令佐奉香火作禮於狻猊座前五香之烟遍滿空際倅然
直上倏然改容引人四顧目不得瞬無小無大各有所見爲五色
雲者七爲白雲者六爲黑雲者二爲金橋者三爲圓光者五五色
雲有戴白雲爲冠而其中有洞者有如圓光者有如日暈五色六
七重者有如孤石蒼黑圓而聳出者有如仙花之敷紛者有如仙
花而現菩薩像於其上者白雲中亦有菩薩莊嚴相者有奮迅如
文殊所乘者有天橋如龍之上飛者有橫光靑紅黃綠兩相間者
有如玉石爲佛冠者黑雲中有獨現獅子者金橋有如鯨鯢負天

者有如蝃蝀而中斷者有重疊如魚鱗相次者圓光有玉連環者有現金剛而光耀奪人目者史君圖其事而謂余曰此吾與衆人所可見者也若其他變態百工所不能狀者吾亦不能言也子其爲我記之余曰曼殊室利住此山中誘接羣迷示此方便史君得其開示豈無所因哉昔世尊在舍衛國舉身放光其光金色繞祇陀園周徧七帀照須達舍猶如雲霞亦作金色須達君佛之大檀越也光明所燭先至其舍蓋以導迷啟信攝服同異也山之上首僧明崇嘗謂我侯家世奉佛自高曾來尤於茲山開大施門則曼殊室利今所示現亦猶世尊之於須達也可不記乎余聞無盡居士在元祐中嘗遊此山矣作清涼傳神化變異與身所親觀者靡不具載而味禪悅者或有爲病予謂無盡平生運佛菩薩慈以濟世拯物清涼之迹所以化導未悟亦爲衆人設耳以是身心無適不可故於時爲元首則黎民所宗仰於法爲外護則釋子所依賴史君能不墜世□以無盡之心爲心用報曼殊室利所以開示之

意乃予素所期也亦予之樂書也始予欲爲史君記其事而未果也而油幕諸公宛轉道史君之懇既不可辭又嘗見其上首曰明崇者言當是時我與僧正精惠大德麟府總制折可直暨等衆實從史君所其覩也茲事不誣於是乎書皇統辛酉六月辛巳日松溪老人文玩述 續清涼傳

仰天山記

完顏闕名

營邱之南百里仰天勝絕甲於東方聞名舊矣皇統丙寅四月予被命總帥諸郡首欲登覽然庶務鞅掌有所未暇歲幾載周公庭無事思遂初約乃率宗壻敦信校尉少尹副都總管蒲察阿里布數人相與來游越自臨朐歷五井而西捨車山行如在錦屏間者二十餘里登高俯深野芳夾路觸目可觀比至招提曳杖履披薰風蔭嘉樹禮觀音相謁豐濟祠探黑龍淵息白雲洞聽水簾之潺湲望陂門之屹嶸凡足蹟可到者皆周行而歷覽之乃知塵埃之外自有佳趣功名富貴有不與焉徘徊歎賞繼日忘歸屬以委寄

之重未快卜鄰之便將逆言還因志諸石 山東通志

大覺寺記 張瓚

下管院在新倉水南始遼重熙間老僧常住建彌陀佛舍後趺坐而化火之不灰夏臘七十餘其徒二人以師像立於佛側已而髮再生盈月則削爲女子所污而止二僧傳其法度沙門五人志普志言志名志遠志月自是佛宮日廣建毘盧殿尋更爲十方院遼之天慶六年也其後又建彌陀殿與兩廡及藏經之所又冶鐘既成將建樓而上僧行超遇疾以貞元初年十二月逝僧善昶主寺建窣堵以葬其師又建內經一藏漆函金飾工制瑰瑋刻毘盧壇覆以毳幙珠瓔寶幟文采燦然又建東堂及鐘樓開園鑿井甃垣一周於是僧徒伐貞石屬西來客張瓚書其事瓚爲孔氏學若浮屠非宿所嗜見昶師不忘祖功有足嘉者於是乎書 寶坻縣志

褒賢顯忠重修法堂記 蔡如

昔佛成道坐於菩提樹下化力風行峰象頭山入王舍大城瓶沙

王御於郊野因以迦藍院竹園爲佛寳舍伽藍之興自此始也漢明帝夢金人項佩日光飛於殿庭乃遣蔡愔秦景使大月氏與攝摩騰竺蘭遇焉二沙門入於洛獻釋迦圖像併諸經於是肇有寺於洛城佛法入中國自此始也由漢至唐由唐至宋悉皆崇奉故此禪院創自李唐初名法會宋元祐間范文正相公得請於朝改號褒賢顯忠經靖康亂法堂火災有慧照大師福溪來住斯刹四方敬信徒衆歸依時河南初定人烟稀少師乃振錫渡大河登太行抵金臺勸化鄉黨仁彥智夫得金以歸命工伐木造瓦重建法堂一所水磨兩盤修葺弊漏煥然鼎新招來客所廣闢田疇倉廩實矣齋粥行矣梵香芬藹法喜禪悅嗚呼無慈悲之德者昧於菩樂不能興是事無喜捨之心者著於慳貪不能結此緣無穎悟之識者樂於小法不能成此大惟師修行四無量法惟師參悟佛光眞諦是以名達天庭禮納使相住持向太后功德寺大觀宣和間聲名籍甚今行年八十有七而能辦此一大事因緣可以見其平

昔之志丁卯仲冬師來訪知足居士曰本院修造於皇統乙丑至丙寅仲夏畢功未有爲我記者敢請居士爲記其事以示後人居士唯然願樂書之皇統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記 范文正公集附錄

遺跡

福山縣令題名記 貞元二年 王炎

廢齊以苛暴宰天下其治固無良法獨創立州縣十餘額皆有興利除害之實不特以編戸多寡爲升降也福山之舊曰兩水鎭東距牟平七十里西抵蓬萊則又加半而餘焉南接萊陽五舍有奇北抵大海而止焉阜昌中山東盜賊起負海數百里間獨恃僻險摇壽無所忌而往來剽掠者兩水爲之衝民不得安於是甯海陸郡於東棲霞創縣於西福山之號於是乎建則彼盜之咽喉郡縣固已扼而撫之矣其所以爲治平之漸豈偶然哉抑且有司免於某事之稽遠民樂於輸賦之近强者鎭於官府而其欲不得逞弱者便於赴愬而其屈易以申則其利又可勝較耶然嘗聞古萊之

俗果於報怨銳於勝人以睚眦之憾輒終其身而不顧以錐刀之競雖費百金而不悔不得意於縣則必訴於州不得意於州則必訴於帥又不得意焉則必訴於部甚者必於傷人或自傷而後止故士大夫得登萊之邑於選部者人必弔而不賀福山之興迄於今二十餘載凡更六令矣獨不聞有訟其長者而詞牒在官者日益差稀親師就學者日益加衆薦名於春官錫第於廣庭亦破荒而作豈前之爲令者或能儀之以至正行之以至公軌之以孝弟忠信防之以禮義廉恥使民遷善而不知抑邑之城得山川之秀將轉而爲鄒魯耶余不足以知之必有習者明其故焉雖然爲守爲令者將弊精神於簿書之閒驅吏民於鞭箠之下乎固且以移風易俗爲任也苟有志焉而終之以不怠雖九州萬里可同也況一國哉其或迂闊此道而務以全身爲哲者亦無所事於斯語矣古者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夫以萬家之邑而興建之歲月令長之名氏獨無所紀非禮之闕歟前縣令張君邦彥余友也嘗有意而

不果其成余之代令於是也乃摭其大概以弁於前爵里姓名則以歲時先後列於左後或繼此者雖百世可知也時貞元元年夏四月記福山縣志

開廣濟民渠記正隆三年　張元詰

國之本在農農之資在水水之爲利廣矣大矣原其性之潤下之濟物而注瀉無窮周流不息淪浹之道詎非溥哉孝子河者發源孝義之西山百餘里一水自高唐之西北會於白壁之左次南二水合流四派縈紆遶郭東注入於汾其於常也救旱之功爲最郊之西南層巓崇邱屬溪駢壑經積雨支流吞并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三二丈邑東卑下之田舄鹵之地變爲膏腴民實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民蘇公仲禮者世習儒業宋公淇者精通算術以積水窺管知地形高下二公慨然相謂曰今之大旱編戶愁歎孝子河岸高百丈開崖穿洞流渠行水糾多工成之可以救旱今歲不及興嗣歲不亦可乎聞者忻從集工七十五公以已

錢代買渠地十餘里費千餘貫就欒家里河口三處卜七月十九日啟土率衆渠長監部人役莫不相勵而樂爲之導及邑之東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開地之突者削而平坎者積而坦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斷岸則刳木爲槽以通焉積工至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落成三年月日也牛車併人力總二萬二千衆工孫奇等推舉二公作都副水頭立券分水酬之沿渠枯骨以瓦棺葬於寺之陰會朝廷賜廣濟院二公及衆工相謂南北地八畝施院下所葬枯骨利及幽冥名渠以廣濟不亦宜乎且田之瘠者一溉之效稼穡如雲變磽确爲膏腴轉貧窶爲康阜此濟之廣又可知矣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始於一夫之遂成於萬夫之川有瀦以聚之有防以泄之史起導漳水以灌鄴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民至今歌之二子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利甯讓前賢之嘉績也哉同導河者五仇家里王家里仙開觀龍渠皆不就獨此渠成焉則二公之功尤有不朽者爰是紀其始末俾後世知創始固難而成

之非易易也

惠遠橋記　　喬逢辰

洪洞隸平陽壯哉縣也其始爲城者適當大路津要驛騷之所奔馳商旅之所往來輪蹄之聲晝夜不絕西城之北三里有霍水焉當夏秋霖潦漲水暴至踰期會之急若星火然且不得渡迨乎孟冬則又勞民費財以構輿梁世以爲病而莫知改作一日父老告病於僧錄文妙大師廣公以橋事爲請公從之親率其徒出化與里檀施翕然踴躍歡喜而勸成之未幾會諸木石而建大橋爲屋其上壯穩嚴飾與大邑稱若是者以天德辛未告成自是居民無歲役之勞行者忘滯留之歎震風淩雨且得以爲帡幪也其爲惠也不亦大乎又慮其衝摧之患不足以及遠也遂創道院於其旁以居僧衆俾得專守視焉名曰惠遠者可謂紀其實矣自非發慈悲心運方便力與世有緣者其孰能如是哉則公之施爲與夫推無實不驗之說以聾瞽斯民者固有閒矣門人法明念公創始之

勤惜其成之難懼其將來視漏弗塡忽傾弗支日往月來寖以頹毀使斯惠也不足以及遠將見斯民復受其弊如前日矣於是求予文爲記將刻之石以爲無窮之傳庶幾守視者不敢慢而好事者得以嗣其事焉矧吾鄉美利哉是可書也嗚呼橋梁濟人古之制也然興廢在人亦自有數洪洞古揚國也自漢以爲縣其來遠矣不知前此嘗有興是利益者乎抑自文妙始也以近世考之則自我作古疑在今日焉茲實大利益自當有神物護持奈何神依人而行後之人宜鑒於斯焉於是乎書尙偉來者知作之所始也

重修平山縣城記　吳浩

平山鎭州之屬邑也城壘之經始歲月愈遠經始之勞其弛久矣大定二年四月初七日士庶導迎新令賈公也公諱彥字子美都下人自壯歲陞都省令史曆擢爲宣撫使鎭服西夏簽選兵軍正直廉能靡不稱職朝廷將復大用試以臨民首爲出宰是邑茲春

歲旱大甚入境之初時雨滂沱下車之後政聲洋溢凡姦猾之黨傲侮之吏咸革面改行以至總府鄰郡移鞫質成之訟折以片言人不能欺而又砥平賦稅黎庶所樂者深矣獄無停囚官無留事於是輟鳴琴之暇視墉壑之缺壞湮沒出入無閑如履坦途公慨然曰予聞君子之居一日必葺況茲城郭爲保民而爲之豈忍見如此乎詢及故老云前政亦皆有兼濟起奮之意失通變使民不倦之權或謂計庸之浩大或謂衆動之無名故事以避難廢置到今公曰我則不然矣苟便於國利於民胸中無毫髮之私何使之不行何施之不辨爰以農隙遂乃致祭於城隍之神祝文曰至誠感神神依於人之役之興神不勞矣祠宇甯存神之靈兮預以報我是夜夢鉅蛇盤城首尾相接顧盼不常公提劍怒而叱之曰無得動搖敢加損壞斷汝於刃蛇乃俯首寂然聽其命焉知告成之兆也月令大雪天氣溫和又其應也一言溫諭衆口忻然廣其基址畫其溝渠宏其門楯甃其橋梁奚煩句率人自忘勞而勤事負

販荷插獻工者日有數千挈蔬擕餉者時亦不絕馮馮登登鼛鼓弗勝攻之營之不日而成深乎重險也崒若斷崖巍乎鉅防也矗似長雲潭潭巖巖稱其雄壯噫陶潛種柳於彭澤潘岳栽花於河陽後世猶爲之稱頌豈比令尹賈公增築城郭鎮壓郡封使外無險禦之侮內無夜警之憂民之受賜其利溥哉余自清源而還道過嘉陽諸儒鄉老士民囑以爲記堅讓不退因而實錄焉庶後來而思齊因傳之不朽 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乾州思政堂記 大定十一年 鄭彥文

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梁乾化中升感勝軍後唐同光中乃復今名距京兆不越數舍其地平敞四達自昔關中有事亦用武之地也比年以來宿師多壘應辦浩大瘡痍未平風物凋弊而不振號爲難治大定戊子歲余刺北幽庚寅被命移守來此丁雨暘不時傷我穡事在牧民者當得安養拯恤之方載循空疎魯鈍怵惕軫慮惟恐蹶失致以罪去昔集賢校理太原王公爲

池州日治其後堂名曰思政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思之於此也曾子因作記美王公不敢忘政其於治民之意勤矣余愛其言之有理與余意合私竊慕之而未克遂志適此公署聽事之次有屋一區雖劇宏壯然以廢置之久上下頹圮隅角墊缺風雨摧剝鳥鼠攸宅不可居處乃檄計司得報命工重加完繕補葺罅漏塗墍丹雘乃復充堂衍宇之舊觀爽朗軒豁以便游息爲退食之所亦以思政榜之蓋欲踵武太原王公雅志高躅焉嘗聞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成其終行無越思其過鮮矣余敢忽之哉值乾路當衝要軺車馹騎電掣星馳迎餞旁午加之諸邑租庸征賦公務鞅掌民案訴牒吏鈐紙尾幾不勝聽剖析決遣若匪三復審諦寗不有誤者哉每公餘吏散正襟危坐於其中澡瀹神觀疏剔荒塞私自訟曰爾於事君之忠有未盡乎行已之道有未得乎學校有未修乎鰥寡有未恤乎獄訟有未平乎農桑有未勸乎謹當誦前言而不敢違庶幾幸免曠斥少圖補

報國恩以寬尸素之愧焉堂之側亦有茂林翠竹可以招邀風月領略芳華或隱几以休詩書或酌酒以娛賓客雖在談笑觴豆徜徉巾履中念所以爲政之本末始造次而忘也嗟予束髮登仕代圜州縣之職雖一再鳴而起按吏事於朱墨簿書中奉行天子條教惟恐不得仰副委付之意周游兩河暨陜服不啻萬餘里奔走篼繫垂五十年其羈僑亦久矣疲頑亦甚矣今年踰七十儻於職守失思慮而致譴黜甯不負平昔之志哉昔東坡先生守膠西治新寢於黃堂之北名曰蓋公堂且自作記蓋慕其人也余與東坡賢愚固不同而傚太原王公思政名堂余豈不得慕其人而襲其遺範哉於是乎書置之左右庶朝夕臨觀以自警其不逮云大定辛卯歲冬十二月初一日以上原列卷二十二金石萃編

金文最卷十二目錄

記

三友軒記 見文雅 王寂

瑞葵堂記 見文雅 以上原列卷二十三 王寂

太清觀記 喬扆

白虎泉亭記 周義

保德州創建文廟記 高懷貞

鄒嶧山記 失名

香林館記 承安四年 見文雅 王庭筠

五松亭記 見文雅 王庭筠

爽心亭記 承安二年 路鐸

萬華堂記 趙卞

范文正公書堂記 劉仲元

東牟翠秀亭記 失名

游王官谷記 高德裔

游龍門山記 明昌二年 趙時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貞節先生范丹祠記 大定十二年

范拱

昔漢之延熹中桓帝事黃老悉毀諸祠特詔密縣存卓茂廟洛陽留王奐祠二公有功於民皆享廟食無足怪者今丹雖有萊蕪命遭母憂不到官安得邑有其廟是必有德足以動人者議者謂丹以當時欲爲侍御史因遁逃於徐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適遇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以行或寓客廬或宿樹蔭如此者十餘年迺結草堂而居所至單陋窮居自若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又辟太尉府竟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終謂其子曰吾生於昏暗之世値淫侈之俗不得匡世濟時何忍自同於人言訖而氣終卽斂衣足蔽身棺足周體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遺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法清白

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立碑以表墓焉此萊蕪所以有廟也昔范蔚宗作獨行傳引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今列范丹於此傳亦取其偏至之端而已然丹豈不賢於中道哉觀其狷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而性不克改故列於獨行焉大定十二年萊蕪令高永孚既新丹祠拱於是作詩以侑其詩曰

甑中生塵漢之史雲史雲之德化及魯人弦歌以詠其樂欣欣簞食瓢飲陋巷安貧釜中生魚公在萊蕪萊蕪之邑密邇邦都洙泗之風被之鄉閭千古之下莫不宗儒 山東通志

瑞芝記 上一枝乙卯仲夏生 下一枝丙辰孟秋生

郭松

夫瑞必生於嘉士和氣應乎善政蓋士之非常則必有善政政之既善則和氣可立致和氣充塞則天地之祥必應矣所以嘉禾不興而朱草生也乃者明昌二年秋侯公以進士登第宰政斯邑繼而秩滿赴調復爲此宰自乙卯初春視事之後凡所積弊害民者無

不除之以至舉善禁姦興化致理雖漢唐之循吏曾不是過是以居民樂業怡懌懽欣莫不遂性故當召和氣而獲休應也果於是年月在仲夏於縣舍之東生芝之草一本輪囷如紫雲狀公以謂非已致但加賞愛而已及明年之秋復於其地並產二莖其上則合而一焉所謂連理枝者也縣民觀者駢肩接武皆欣欣然而相告曰我生以來未嘗識此可得聞而不可見也豈非我公之善政致然耶無乃我公復來之應也抑亦令佐同心協德之驗歟不然何以臻此則周書所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者其類於此可不獻之於上而俾太史書祥以表皇朝太平瑞應之一事乎 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大聖院記 王繪

衆生以三毒業流浪生死海中盡未來無有已時西方聖人大慈大悲憫念有情廓爲法航濟而扶之厥功大矣雖雙林示寂入般涅槃而應念化身至千百億譬如淸淨水中月體皆現謹按濟南

圖經老僧鎮在聞韶驛東北七十一里後唐清泰三年建本小清河渡口嘗有老僧坐化因此爲名又耆舊相傳有人滅老僧結跏趺坐泝流而上若鳧鷖然至是遂止緇素神之相與遷置圍繞贊歎希有以爲茲必聖賢權化警悟羣迷乃搆廈奉祀水旱祈禱皆有應驗此大聖院權輿之事也宋政和二年有旨自崇寧以前修建堂宇閒及三十者特許存留住僧省靜以是訴於縣縣以是聞於府府結據付之至今以爲證焉三年省靜以年耄請賜紫沙門智通住持智通爲人質直精嚴長於梵院眷言是院多歷年所其宇摧敗其地褊隘竭力化緣創建增葺大殿法堂寮舍庖廚塑佛一龕冶鑄洪鐘以警昏曉增展鄰壤以崇垣墉度小師七人廣興廣文廣德廣峻廣實廣先廣寶濟濟蹌蹌皆有學行智通既老再傳而廣峻住之又再傳而廣寶住之近年以來昧者顯倣者振雕木莊嚴六師佛像丹雘粉飾金碧相照魚板鐘磬歌唄潮音琅琅不絕者皆廣寶住持之力也昔在皇統九年繪就試回待榜之次

胸次芥蒂一日先妣太君田氏謂繪曰昨暮夢自絡絲於張絲竿上火起方驚愕間忽見南寺大聖忻然而言汝於今歲必了此吉徵也不數月捷報登第式符其夢太君遂施僧伽黎衣以答靈貺嗚呼自非慈悲妙用福佑一方安能現化如是哉繪欲顯聖賢之靈蹟故因書石云贊曰

臺城之北灤水之陽鎮號老僧肇自後唐聖賢以化於赫靈蹟坐亡泝流理不可測緇素神之建立道場用作佛事基搆漸昌歲月綿遠其詳靡記所可見者省靜爲始智通擴之廣峻承之或卑或陋廣寶營之棟宇靡壯像設益儼金碧莊嚴光輝冉冉檐榷不停苾蒭有歸福佑一方法雨霏霏後之嗣者守宜無失刋諸翠珉永戒無極

大定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少中大夫保德州刺史兼知軍州事王繪撰 歷城志稿

白龍潭聖水感應記 承安四年

失名

柏崖山白龍潭者書史未詳聞諸父老云唐末五代始有是廟每遇歲旱禱之頗應大金承安四年自冬涉春至四月中驕陽人饑頻年旱荒今又若此權州宣武將軍完顏公石口以清政蒙朝廷特加寵擢自唐州司候除本年防判下車之始刻意教民興利除害姦黨遠屛民安既而歲饑穀麥湧貴公詢諸耆老云自來歲旱必以祈禱公問何處取水有以郡東武應王廟聖水應者公卽迎水至郡凡經三七日雨意益遠一日正衣裳坐堂上默念之俄有一人鬚髮皎然氣宇磊落長揖坐側謂公曰歲旱若此禱非其神本郡柏崖山有白龍潭者其龍卽守護超化寺舍利寶塔之龍神也胡不往禱公欣然應之曰有是哉老人曰無疑公曰公何方人居止何處老人曰不必問後自知言訖而去公竊思曰此老人倨傲若此得非誕妄詢門吏皆對曰無公於是大驚始悟其非常人也問郡中有超化寺否對曰副都綱僧福連卽超化寺僧召問常聞超化寺有舍利寶塔否曰有之又問柏崖山有白龍潭否曰

有之公曰在寺何處曰在寺西南二十里許公曰有何靈異曰廟中無碑刻但古傳禱雨卽應備詢其詳又陳數事甚異可駭於是具陳前說舉衆歡呼歎未曾有卽罷武應水命行營城令懷遠將軍夾谷同副都綱蹴裝前詣柏崖山召近村耆老備詢其事所說亦同令喜謂副都綱曰聖境殊勝非我見聞豈得符契若此卽往潭側覩其巖石峭峙峯巒峻拔潭水瑩淨湛然澄徹色如瑠璃望之㥽然若不可近令曰眞龍神窟宅也整冠炷香再拜懇禱忽有大石自山頂而下聲如暴雷周旋屈曲落於潭中衆皆戰慄旣而了無毫髮損傷令復再拜汲水聞雷聲隱隱發潭中潭水湧沸有白雲冉冉孤飛幕聖水之上令與衆徒步迎水至超化寺置舍利塔下禮敬達旦翼日同本縣官僚士庶伎樂傘蓋並寺衆僧香花幢幡送至梅山之北權州供奉官僚人等迎至壇場且陳唄梵俄閒白雲滿天驟風忽起震雷激電大雨如注霈然洪澍平地巳逾二尺不食頃翻波逆浪汪洋東傾如決大河須臾而霽衆皆稱賀

公曰嘻此龍神之德令尹之功也嗚呼將槁之苗青生勳變爲豐歲矣請留聖水一日精嚴敬養次日送還自此雨澤頻降併歲大稔白龍神威功德巍巍乎無得而名焉是權州心務民事獲龍神相報有如此者諸公謂予當紀其事示將來庶幾靈蹟勝緣昭著無窮耳密縣志

濟源縣重修岱嶽廟記　馮長吉

河清所從來遠矣在京洛爲畿內視其河山之勝土地之腴川澤林藪之富人民風俗之淳自漢迄唐爲右縣迨宋徙縣治白波城廢爲墟國家撫有天下以其地限河俾隸益州之濟源其故縣之深井里一徑幾二三里直抵北山上有岱嶽廟始西漢地節元年之所建也四圍翠柏萬株皆森然合抱廟甚靈異更歷兵火牆宇傾圮數矣而柏能蓊鬱愈茂者以樵童牧豎畏忌而莫敢犯也天德三年秋居民張堅金選等憫廟貌之將廢候農務之隙鳩工於眾預者起之斂者新之未幾告成於是正隆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殿寢門廡祭所爲完備廟之西有漢建武中劉將軍之墓次西曰柏崖有唐建中初裴令公福之祠縣之中有寺曰勝果禪院初爲下方院興於唐開元二十年至晉天福四年改賜今額宋人劉幾陳涉古題字在焉西有臺曰憩鶴唐人崔嶧記云咸通中忽有白鶴自東南而來玉衣丹頂有異族類棲止臺上翌旦西北而去蓋仙人王子晉浮邱公自緱山朝王屋小有洞天之馭也宋宣和四年中秋又爾一宿而去本朝天會八年中秋亦云迴河護國靈應聖后廟尚存今附載之庶傳於遠噫儻後之人知神明之惠嗣張堅等之志使其廟愈久而愈新神之福民將愈久而愈豐也金大定十五年三月前進士馮長吉記 濟源縣志

嘉禾記　姜國器

天地之閒賦象成形者有萬不同而以罕見者爲祥如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上則慶雲甘露下則醴泉芝草類皆不常出則所以爲瑞也嘗考諸圖牒郎其實較之獨嘉禾最爲上瑞何則

嘉禾者穀之精也穀者生民之命有國之寶政之急務也夫穀之精英者出則百物阜成其可知已借使年穀不登民有饑色雖麟鳳在郊藪慶雲甘露出於天芝草醴泉出於地則將何普是知嘉穀之爲瑞大矣哉然則彼物果何爲出也是豈人力所能致耶是豈造物之偶然耶蓋嘗聞之和氣致祥又曰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今夫一郡一邑閒豐凶之不同災祥之各異無不繫百姓之休戚無不繫吏政之賢否吏政失則邪氣姦不能無妖孽之作也吏政善則和氣通不能無祥物之應也昔魯恭爲中牟令政有異蹟是歲嘉禾生河南尹袁安上書言狀帝爲之異是以自古言賢令者莫不以魯恭爲首定胡小邑僻在一隅河濱山嶠閒風薄俗鄙者久矣加之素乏賢令尹恩澤不流教化不宣挾姦肆巧習以成風相仍數政以至乖爭淩犯之變遞起於閭門愁恨歎息之聲稔聞於田里故向者旱乾水溢之患無歲無之大定甲午文林郭君河間人諱震字伯起者奉命來宰是邑痛矯前弊其用心也公其從

政也果其憂民也切弱者扶之强者抑之姦民無所容其跡巧吏不得措其手未幾三載政平訟理向之乖戾淩犯者化而爲禮義昔也愁恨歎息者易而爲謳歌是以和氣薰蒸陰陽調風雨時一方之民薦獲豐稔丁酉石州六縣被災者大半獨此一邦歲則大熟俄而有邑人白廣王詔同日詣庭而告曰有異穀二本相隔數隴合爲一穗令矍然而語曰信如是說豈非嘉禾耶乃率僚屬趨而往視之果祥物也迎之以歸於是闔境喧傳觀者如堵白髮黃童無不舉手加額皆曰昔之水旱相仍室家不保今則樂歲終身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又祥物顯應者如此非吾縣大夫德政所感其誰之力與翌日士民相率趨庭奉酒而賀不知手舞足蹈而歌詠滿前已而令乃顧謂士民曰此一境間兩獲上瑞所謂美之又美者非吾敢擅其美今聖天子在上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日月之所臨舟車之所至無不被潤洽而大豐美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所以嘉祥爲時而出當與斯民同鼓舞太平

歌詠聖德而已豈敢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吾聞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昔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名之書篇炳如日星輝映千載今歸美報上適其時矣乃緘禾於匱仍圖其像具表以獻先聞於部刺史部刺史達於州自州而達於京師上自王侯貴戚縉紳士流下逮士庶爭先覩之爲快咸謂此瑞天下和同之象今薦獲二本乃太和之象也自春官用事從而太常禮官採摭故實閱諸朝堂乃於正月上日稱觴之次寶而進之使驚動萬國爲一代美事先以照符用下本所獻者四具聞前議邑人相告曰茲者上瑞並産吾土曠百年未易逢此以見聖朝格天之德高越於西周下以見吾縣大夫政績之異不減魯恭之治中牟使千世後知吾縣有是美瑞吾縣長揚休天子表嶽之力可不備記以示諸後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雨聲軒記　大定十七年　劉象先

竊嘗謂詩至於窮而後工聲至於同而後應景物遇人而後顯此

不易之論也東坡先生之在儋耳其窮可謂極矣故追和淵明詩格澹而古語瀞而味抑何其工也亦可謂至矣邈邈數十百年而大定鄭侯曰子明者傑然而生始以文章兩登巍科名冠天下及在玉堂典絲綸之命其深澹溫厚得代言之體自餘詩文皆軋軋若自肺腑中流出何異於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焉公生平嘗慕東坡之爲人於其文章尤所嗜好下筆優入其域豈非聲而應歟以此而言則作軒於東湖而以雨聲名之可得而識矣昔東坡訪黎氏之居水竹幽茂濱於大池坐客憐其貧共將醵錢作屋坡乃爲詩以寵之其中有云臨池治虛堂雨急瓦聲新鄭侯深愛其語故結宇於湖亭之東以瞰湖上以爲是宇也最宜於夏而雨聲之急者惟甚於夏也當其水溢澄碧蓮開泛香因縱賞於此玩芳葩襲清芬其或濃雲鬱興風雨驟至則亂點繁聲珠濺簷前少焉溜飛奔瀉如褰浪之傾與荷聲雜如羯鼓之音嘈然四發耳觀頗清則坐於是者烟樹掩映小舟蕩漾鷺飛魚躍恍疑處水鄉澤國之

開浩然起人佳思酣歌飛觴亦足以樂則是景也前此亦有之然未知其趣者必我公發明然後知之豈非景物遇人而後顯乎玆不可以不書故摭鄭侯名軒之意而述之大定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沂州志參山東通志

范公泉記 大定二十一年

王 名開

洪範五行一曰水混混然利物源泉爲本養老愈病醴泉爲上昔宋皇祐中范文正公帥青社有功於人而州之乾方洋溪醴泉出焉後人目之曰范公泉其於戴公山嚴公瀨邵伯埭鄭公渠埒美儷蹤矣以經兵革遂致湮絕鞠爲園蔬踰五十載耆老過之靡不興歎迺者連帥完顏公思欲發前賢之跡慰青人之意乃按圖誌詢故老得其故處畚鍤清泉復出方池流溝作亭藝木巨甃層城映帶左右屈曲靖深蕭然如屏蒼巖翠阜開又且築臺開軒西崖缺處招引西山秀色可攬朝烟夕霏四時有之物外勝絕紛綸坌集邦人萃止神明還觀滋液甘寒宜藥宜茶嗚呼物有否而泰

物有塞而通醴泉之瑞感而應地不愛寶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范公以善政致之於前今公復以善政致於後前後相望如蹈一軌可謂與世同流者矣他日芝封趣公歸朝後人思之亦如思范公也古者思其人愛其樹僕於斯泉云　城王　譔（范文正公集附錄褒賢祠記）

重修長子縣城記（大定二十五年）　失名

粵先王之有天下也建立城邑其來尚矣外以增崇國體內以保庇生民自皇朝撫定兩河茲城亦嘗修治值海內承平踰五紀而幾復於隍矣屢遵奉聖旨再行興修命有司按踏舊址金城會稽公式掌其事命夫起役一事一件皆出公規畫曲盡便利縣尉女奚烈信武實助其力堅完雄壯民不勞而功乃成其圍計二千一百六十步其高二丈三尺底亦稱是面廣一丈二尺以大定甲辰八月二十八日經始於東北隅蓋順民之願有增無減樂事勸工悉力忘倦公聽政之暇朝夕監督又皆因農隙之際以興焉噫此

特見公爲政之一端爾則其餘不言可知也屬余記之姑序其大概云時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立 長子縣志

樂山廟王使君謝雨感應記 張文中

按圖經所載明陵在蔡州確山縣西北三十里山雲即雨收雲即晴至避宋諱改曰樂山有神焉素著靈響崇寧間額其廟曰靈應初封崇仁侯再封仁勇公又進封嘉濟王建廟祀神久矣逮國朝開創以來蔡人德神之賜敬神之威歲時牲醪簫鼓相屬於道廟居谿谷間風雨朝暮易爲傾圮尋常專廟利者視之恬然不恤也大定丙午之冬使君王公寂自尚書戶部侍郎來牧是郡下車之始拊疲瘵擊强梁未幾報治越明年春主吏以公帑告竭例取樂神香火之奉以資不給公笑曰此神之所有吾何與焉乃盡出其餘一新祠像是歲夏秋旱甚民有憂色公以八月初吉遣汝陽令詣樂山迎所謂聖水者置之舞雩上閱三日公爲祝辭以祭是夕雨作闔境霑足歲則大熟公曰既旱而雨既凶而豐皆神之貺其

可不報乎乃卜以九月中休日躬率僚屬詣廟以謝之前一夕野次山下自晡至旦陰霧晦冥祀事方行天宇澄霽至於山川草木歷歷可數凡酌奠者位二十有七奠之餘者留以飲福已而啟封則酒復盈矣坐客皆動心駭目驚歎不已文中時爲從吏親見其事語諸坐客曰昔退之以正直動山靈東坡以文章驚海若若茲所其聞者公今以誠感神而神以誠報公理其宜矣又何多異哉雖然以神人幽明之閒其取必也如此故不可不言以告來者河南總志

寶塔山龜鏡寺記　王叙

直隷化之南餘一舍有山壁立而秀者蓮峯也求之圖志不知其所本里俗舊云以其諸峯環列狀若浮蓮或謂山有蓮池而因以名焉遼大安八年祐國寺僧傳戒上人晉鑒厥初往來山閒駐錫泉上得遺址宛然意其可作道場即巖穴而屋之糠覈襏襫萃持頭陀行甚苦歲餘遠近緇素從者如歸師知願力可成迺作意以

新之巳而輸財獻力相望於路者惟恐其後如此且閱數年荆棘蒿萊化成金碧初謂之蓮華院先是山巔時見大窣堵波觀者無不震駭又歲適大旱父老相率禱雨於池上輒應報謝之夕池有神龜負大金鏡而出移刻不沒俯而窺之隱莫得見寶塔龜鏡之名蓋始於此矣天會閒寺嘗爲劇盜所據火其居逐其人蕪廢殆盡演秘大德義秉及其徒澄輝始終相繼增完如故昔吾先君與輝爲方外交輝求文爲記固不可以不書予非喜志怪者靈蹤秘跡皆質於傳戒之塔銘與義熙之石刻然石刻所載脫略多不可取以予攷之義熙蓋東晉安帝時也距今垂千載風蝕雨蠹石當斷裂無幾方是時此地亦非晉有不知從何而致此耶寺僧上首道琛云老宿相承寺基之日是碑與石羅漢像三皆發地而得之豈非聖賢豫設神物護持出有其時若合符契顧未持一蔽之論而爲亡是哉予應之曰果如子言則吉州發蒙之銀罌武昌寒溪之金像是皆出耳目之外非世智所量其然乎其不然乎吾不得

而知也寺去廣遠途三里而近遊人供客且無攀援杖履之勞至於登臨顧揖則晨霏夕靄暖翠晴嵐盡東南之勝於俯仰之間實古今佳處所謂蓮池者恨不復見詢及耆舊得煇僧興悟者年幾八十自言兒童時注瓶滌鉢每於是焉其泉出西巖兩石股間蓄之爲池縱橫廣三丈甘冷清澈飲眾五百日用足而不加少其後不知其爲誰實而基之築屋其上少南數武今猶有遺井存焉深不及丈審知其源不遠耳夫物之成敗相尋固自有數雖然未有不因人而廢興者也噫池之廢久矣要知他日無長材好事者撤屋廢基浚而出之使復舊觀是人必能斵折腳木牀待我於西池之上酌泉瀹茗共話平生吾雖老矣倘堪作後記云大定十八年歲次戊戌春正十有八日起復朝請大夫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王某記　拙軒集

祁縣重修延祥觀記　王寂

唐柳州有言曰賢者之興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

非此古今之通論然而賢者之興未有不因時而成者也延祥觀
介祁之西郭故基葢里豪之私第也宣政閒其家有瞰其室者託
形聲而下殃禍焉師巫更召殫術罔功歲人疾病死亡惟家之索
其後轉易數姓亦莫得安以故曠而弗居者有年數矣初里中賢
士大夫及其耆舊相與謀曰吾鄉祁奚故邑世有名人如漢隱士
王烈魏忠臣王陵晉温恭之六龍唐温嵩之高節其遺風餘烈凜
凜如在也故吾俗近古以來務本樂善以尚施凡神祠佛刹康莊
相望若奕碁然獨老氏不壇不宇無乃大闕歟我輩豈不能新以
數畝之宫付有道者主之歲時建立道場爲民禳禬俾一方陰受
其賜豈小補也哉聽者皆曰可卽以胥其姓福其名者總司其事
卜日募民錢以市西郭之廢宅議者或謂有物所馮不可以擾胥
應之曰諸君止知其一又焉知天將以此爲福地前以神物護持
耳於是疑論冰釋識者韙之初作中殿凡五楹八架銖積寸累數
歲而後僅成自餘枝傾補罅力所不贍而已豈所謂行百里者半

九十里平會銅覲道士傅道一與其輩二三以術遊其邑咸謂傅
之才謀足以興辦由是挽留惜乎願與時違後來其事者枘鑿有
不合竟以無功去矣自是益難其人蕪廢久之後數歲得清虛大
師程履道者其爲人渾厚德望隱然祄汾千里閒推以爲宗門主
盟者其始至則齋廚屢空從者不堪其憂師澹然自若也未幾或
有以改作而告之者師曰未遑也吾今父餬其鄰子匄於市中外
道俗蘻知見香者無幾雖欲速成其可得耶告者謝以不敏居數
月晨夕鐘磬般般鉉鉉無何術相冰炭者種種訾詆又未嘗聞道
者或羣聚而大笑之門弟子合辭而進曰彼無根之毀鼓倡流俗
自非高明特達疑信相半矣師其聞而知之歟是不可不與之辨
答曰蟪蛄不知春秋醯雞斷無天地顧彼何足以語道哉但當壁
立千仞不與之校終亦必沮而已矣既而信然越明年風教大振
畢仰傾數州至於聽衆供客相望於道路惟恐其後鄙之訾詆聚
笑者往往投身謝過師亦歎如平生一不之責閒而師謂其徒曰

吾志可行矣翼日大集四衆而諭之曰今庫屋數椽瓦敗木朽每大風雨疑將壓焉久欲易以新完未知其可也於是巽曰同音一唱百和規模之始遠近駢集凡輸財爲貨委積於庭下者不可選紀里閈貧民負木輦土或終夜不休又得門人鄉社股肱其事遂濟登茲始作之歲月皆不得而知也復興於正隆庚辰之春訖功於大定丁亥之秋已而狀其成以告有司額之曰延祥觀昔予爲邑嘗與程爲方外遊儕書少隙輒一過焉方是時棟宇破傾屋煤蛛網不克以居視其後頹垣斷壍榛棘出入適足爲兔園蛇藪耳程指以語予曰吾將闢此以宮之雖然其成也不敢以獨有必求力行吾道能爲人講解者坐南向師焉果如是乎公其爲我記之予特戲曰姑勉旃吾無難矣蓋口雖唯唯而心未之然也自爾逐食南北十有六年一日道人闖予囿踵門求見問其人蓋升程之堂者也且泣且言歸吾師所欲營辦者畢以告成師今羽化矣適此之來也祁人相送於路皆願得公之文以列其事吾師死而不

亡者此也幸勿忽予迂儒文非所長重以故人之託言猶在耳義不得辭嗚呼程於其徒可謂賢也已初能鼓舞以得民財卒又濟之以不私功與行是可紀也東坡先生嘗謂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夫論而作之作而成之程其殆庶乎予爲祁三年樂其土風信厚將去不忍聞祁之父老伐石久矣必得予文以刻之是亦莫予厭也予今日白首流浪方求田問舍期歸老於祁焉則是觀之風軒月圃皆爲予杖屨所有其可不留語以爲異時張本耶迺摭其始末而併書之以告來者大定十九年歲次己亥五月二十有五日起復朝請大夫通州刺史兼知軍事王元老記拙軒集以上原列卷二十三

太清觀記

喬扆

沁源縣西北隅地連柴金山麓橫岡透迤俯瞰井落有大松數千百本鬱然森秀翳蔽雲日昭惠靈顯寺建其上歲時奉香火者憧憧不絕也始縣吏閻寶山屏棄俗累以符水治病有靈即祠西地

爲菴請范先生與之居先生名通素字純夫平陽之洪洞人天資朴野若不能言而遂於禪理人莫見其際邑人穆師古卜師中從而師事之居是者二十餘年閻尸解而去范亦歸隱霍山閻閻之妻王妙信率其侶建三清殿靈官堂於菴居之東廊廡門牆咸與是稱大定中詔天下佛老之居未列通籍者聽納貲請名閣之子甯以是應詔遂須賜爲太清觀士豪武授李輔輩入金縣吏度師古師中爲道士師中施縣東之田三百畝充常住以贍給之且遠走京師訪予而言曰吾邑環處山谷頗有林泉之勝琴高中眞宇在焉將有隱君子振仙風于千載之下然念初學者山居僻陋未嘗見書而于奧義無從悟入今欲置六經諸子道家之書以遺後之人使藏而讀之庶幾有所發明而爲入道之漸子以爲何如予聞而歎曰善哉君之用心所謂三教融通而無滯者是可嘉也因爲之記并錄其言俾歸而刻諸石倘異時有得道如琴高生者知自我公發之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白虎泉亭記　周義

獲鹿之名其來舊矣竊嘗聞之咸秦鹿走神器潛伏豪傑並起跨州連郡分疆割界者不可勝數炎劉起自漢中韓信師出如雷驅電掃將下全趙聞陳餘不用李佐車之計引軍方出井陘口師患無井筵之得蒙迺知山下有泉焉信遣胡將周而索之于此見二白鹿跑地泉始湧出天有顯道福善禍淫誠皇天降祐于漢兵也漢室承平鄉人義之於泉左立胡王神祠是其跡也本朝自天輔以來名山大川古今事蹟無不再顯而新其名者近蒙朝廷遣使汲泉煎造湯藥諸王經過取水醞造酒漿如此見重有司忍不敬哉是泉也背靠荒村牧飲者猥藉穢污嚴行榜示難禁愚頑于是邑宰張公淵始議創建泉亭一所以承上用之意僚吏聞之無不忻然咸嘉侯之志主于奉公敬謹也若非博雅好古之君子豈有是創作耶 獲鹿縣志

保德州創建文廟記　高懷貞

保德軍迺故宋屯戍之地也懷貞到官詢及宣聖祠廟左右曰無之稔聞熙甯開始有太守高公渙創建於城東南坡阪開頃因兵火焚燬殆盡春秋仲月上丁之禮止于頒詔廳行之矣嗟乎撫定以來於今數十載刺史守臣來者非一能無意于茲乎懷貞靜而思之昔在宣聖刪詩書定禮樂爲百王之師立萬代之法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義皆本於宣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如是而廟貌其可闕乎苟不以儒素爲宗而反以緇黃介抱者經不云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未之有也懷貞肆謀及同寮謀及秀士謀及員吏皆曰可迺各出俸錢暨軍民願多寡從其所欲而助之遂卜吉於軍衙西百姓肅租之地地方七八畝將建之其父老云此舊宋孔氏所居之地也噫世殊事異而偶合者一也而又始創于廣陵今建於懷貞其冥合者二也爰命工人經之營之築之登登百堵皆興搆成大厦廟貌一新廊廡四合其規模制度則一出于

軍倅解公焉懷貞本陋儒叨宰是邑豈敢文孔子之堂耶但以工畢直紀其事云爾 保德州志

鄒嶧山記　失名

禹貢曰嶧陽孤桐魯頌曰保有鳧繹郭景純謂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爲名禹貢作嶧莫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左傳曰魯師入邾邾人保於繹杜預曰繹邾山也地理志曰嶧山在古鄒之北以繹邑所依爲名此皆先賢之說載于圖經者也然學者多疑孔穎達疏禹貢謂下邳之西自有葛繹州禹貢所載非此山也及觀其疏魯頌則引禹貢之文以爲證迺爲此山矣又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鄒今其山猶多桐樹則圖經之所考當爲不謬夫環魯之山多矣論其玲瓏秀峙蓋未有若此山之奇者故四方游士皆指以爲靈仙之窟宅而塵寰之福地也所謂下邳之嶧蓋罕聞焉昔秦事巡游車轍遍天下凡六刻石而首登于此則其爲名山也舊矣大定丙申歲清明日立石 山東通

志

爽心亭記 承安二年

路鐸

蒲之爲城抗大河臨關中麗譙翼飛高接雲漢登之足以目千里河山之勝槩天下之壯觀莫能出其右人皆知之鮮得而知者邱壑樹林之閒清曠閑寂之境耳何謂清曠閑寂之境城東南下十里許中條山之趾溪谷映帶一徑入煙靄杳杳處有古佛寺曰萬固者是已彼城及麗譙雄固宏傲譬猶卓犖不羣之士致身青雲之上高節偉望四方先觀爲快其抗大河王尊不動而衆心自定也其俯千里謝安遐豫而四郊自清也惟寺深藏蟬蛻塵囂之表與夫隱居不嫁高尚其事龐德公之不至城府焦孝先之深入元寂峨峨清邈可見而不可屈使人企想其風采而欲從之遊者亦無以異寺起自元魏其東南修竹茂林森然蔽空晝冥夏寒林之東有泉甘冽宜瀹茗疏而至于林中林有亭亭曰爽心泉由亭心而下可以濫觴南有淵水涓涓汩汩與此泉之音混爲一而諸峰

環列雲煙變化鳴鳥相和其地幽勝大致如此未易以言語盡游之者頓覺六根虛靜飄然若在六合之外此其所以爲爽心與亭舊無記或言萬固總六院其一爲太和在泉之東五季時長老紹月所建亭之權輿蓋見于此太和廢已久有碑以識歲月及月之瘞塔尚在所謂林亭泉今併歸萬固矣主山僧法謙趨向不凡以其亭隳毀修復之承安二年三月既望落成進士張振鐸廣文蒲人也嘗肄業寺中後游京師謙以亭記爲託因遂屬予予曰人在邱墟之間不期于悲而自悲在郊廟社稷之中不期于敬而自敬者心爲境所移也何故疑于此亭耶雖然釋氏所謂心非眞非妄非起非滅非垢非靜求之不可得者也以求不可得之心而滯于見聞之境豈不大惑與吾知非所謂名亭之意夫水之貯于器也器有方圓則水因之而方圓非水心之寂于境也境有動靜則心隨之而動靜非心器異而水不異境變而心不變也觀摩羣羅隨流之句慮惠能數起之語亭曰爽心其可矣于是乎書 蒲州志

萬華堂記

趙卞

竊聞有開必先無德不報昔陽元以外氏宅相者故知其必貴袁公以楚獄理史臣謂待乎後昆況有兆應自己德深在人者其流澤不亦遠乎當今之世則我節使高公其人也天會開公之先大夫以經義擢進士第來尉于南和下車日洒掃庭宇入戶則見有蓮煙然既妍且多驚喜而出再不復見意以爲瑞因萬華以名其堂萬取盈數也華取其後實也逮天會改元公生于是堂則有開必先之兆顯矣侯之爲尉也時承本朝撫定後師旅蕩滅之餘民未知化農不畝商不市小人嘯聚於野什百爲羣晝伏夜掠入而上聞懸賞而招自謂惡終畏不敢出侯哀之單騎往喻示以全活其魁焦趙等率徒出降列上其事師班金吾欲盡誅之侯懇營救賴得蠲宥生死骨肉復爲平民其後公于大定初以詞賦擢進士第公以其生于此也心以爲鄉自始筮仕常欲于是郡是縣得一職焉以光州閭以厭宿望承安五年正月被命由陝西漕臺移

鎭是邦旣而是歲四月子嵩姪鑄同登高第則萬華之應活降之德尤顯明矣前所謂萬華者今界于令簿兩衙之閒因尉衙治城外地乃分而爲二其木瓦所遺今爲縣衙之偏廳焉公以孝心思榮考妣親書舊題命卒往執俾榜于廳門生叨居郡庠聞玆美事若以不稱不書是掩人之美而不欲揚之也敢竊君子之名而敬記泰和元年正月望日南和縣志

范文正公書堂記

劉仲元

傍鄒邑皆山也黌山處其東長白峙其南聖王諸山連峯委會于其西聖王之南有山曰會仙其峯壁立特起蒼翠可愛其中有堂故基曰書堂世傳以爲文正范公之別墅也公復有書堂在會仙之南黌堂山之上黌堂之得名者亦以公嘗讀書于其上故也因爲之歎曰自開闢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年矣而山之名由公而得自公而歿又幾三百年矣聞公之名其猶如生其果何似而後哉嘗試推公之出處矣憶昔公之始來居是山也非爲棲身遯跡之

舉必也讀天下書窮天下事以爲天下之用耳其出也非爲肥身榮家之計必也幼而學壯而行以伸平昔之蘊耳惟公有是心也故能一旦立于朝廷之上忠犯天顏恩流海內歸然爲一代宗及其没也復使斯人聞風而作興慕義而感動者然歟此公之德所以盛也仲元忝爲邑人來游堂下慨然有感于中乃爲之歌曰

鄒邑之陽兮聳列羣山會仙特起兮秀色可飡有峯兮峩峩有水兮潺潺松風兮蕭颯白雲兮往還公之游兮水曲公之居兮山巓公之誦兮林下公之歌兮雲間瞬千古兮易往仰高風兮莫攀德巍巍兮山之高心休休兮雲之閒凜兮孤松之操淵兮巨浸之瀾誰復繼此遐蹤兮躋斯民于壽域之安金國翰林學士劉仲元記

東牟聚秀亭記

失名

天下以形勢之要雄東牟東牟以海山之秀甲天下山視遠人人視遠山見之易友之難隴首牧兒林間樵叟雖能視之而不能友

惟太守完顏公奇人也前之荆州政者多矣官于斯牧于斯不能亭于斯豈力不足抑覽不至也公于是錐城為基斷木為亭人不聞役樂成厥功同僚佐登覽其上見夫煙樓雨宿雲出月來歸鴻野鶩如飛几席之上終日望軒冕焉昔莘野以阿衡而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而傳赤壁以東坡而傳今則崑崙奇秀得我公發越之他日與山增重未必不由伯樂之一顧也嘉歎不足故詩之詞曰

霜天曉兮白雲飛洞天暮兮白鳥歸江月照兮松風吹好箇家風人不知　隱居通識

游王官谷記　高德裔

大定四年予主陵川簿被檄西抵解梁所謂王官谷者皆以事奪不克到甚往來予心明昌元年夏四月復被朝命相視鹽利始克與判官路元解縣劉德元進士韓琪沙門明賢同遊以酬宿願首謁表聖祠下尋三休之故基揖天柱之危峯穿林沿流直抵飛瀑

巖坐客或折巖花以薦觴或酌溪泉以瀹茗入之覺毛骨凜然殆非人世抵暮題詩石壁而去　游名山記

游龍門山記　明昌二年　趙時中

自恆之南歸然崛起于太行之東者封龍之山也恆亞回環望之四面如一迺襲時飛龍山也唐天寶六載始易今名背滹沱之巨浸右井陘之絕險直鎮陽之壯觀非若羣山之迤邐也龍首興雲而致雨獅子青毛而赤胸白羊牧兮玉石亂華蓋擎兮青松高鐘磬互鳴于梵宇金碧交映于琳宮醮石突兀吟臺崢嶸蟠桃欲老黃精產兮延齡至如奇峯怪石清泉茂林可使畫者勞想游者忘歸青城雁峯不獨美于西方巫峽廬山莫專名於南土有徐童仙觀郭元振劍石徐童觀者在獅子峰大溪之下中央平坦地多桐木花其花清香襲人其子碧可染青碧色若移植他處則不活觀中有泉數處傍宜栽桃種荷曹仙姑移之北嶽徐真君登仙之山也又山記云駱元素因入山遇老人與藥十粒曰服此則不飢吾

姓徐字元英新授長桑君牒召北嶽長吏言訖化爲童子乘雲而去因得名焉郭元振者唐時魏人也少遊學于此上獅子峯前有石屹然高聳俄聞霹靂聲裂其石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由是得寶劍于石罅後仕睿宗出入將相又有東西中三書院其遺址在焉當時皆名儒碩士傳受聚徒至百人置山長山錄以領之又多仙遊勝跡自漢唐而來棲真之士輩出其間神龍蟠池油雲鎖洞三晉之間不遠千里來禱輒應今者縣宰昭勇公于明昌辛亥秋游封龍登獅子峯欽禮三清瞰龍潭遊禪堂遍覽山中勝槩徘徊久之登霹靂石遂揮毫而作頌云 游名山記

游靈巖寺題記 正隆元年

張汝爲

余素好林泉之清勝久聞靈巖名山迺自昔祖師之道場也所慊塵緣袞袞未獲游覽比雖守官汶上鄰封咫尺亦無由一到茲因被檄賞勞徐宿邳州屯守軍兵還登岱宗故不憚迂遠行役之勞惠然而來周覽上方勝概峯巒峭拔殿閣壯古森天喬木是處流

泉憩於秀巖絕景之亭清風時至了不知暑惟聞啼鳥之聲幽邃清奇迴口囂凡信四絕之一也頓息塵慮以適平昔景仰之意口口忘歸憶唐李涉詩有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正此之謂也 泰山志

游泰山題名記 孔端肅

明昌三年秋九月肅自闕里之徂徠訪石君德潤山齋遊覽名勝歷萬松嶺登絕巔禮神祠北下林壑更幽一山峋嶁特異名曰玲瓏巖古洞深倣傳唐王希夷嘗棲此書之以識遺蹟云 泰山志

游泰山題名記 明昌三年 安升卿

岱下安升卿與徂陽王賡美孝儀遊徂徠探古跡谿谷磷磷松柏森森得冠軍石經于佛谷訪竹谿六逸於乳山遂登絕頂拜感應侯祠憩於紫霞洞次臨紫灩池白鶴灣過徂徠書院至竹谿菴小飲蹟北巖而望岱宗心遊天外也 泰山志

石塔小記 安升卿

古博城北三里有橫埠𨻶𨻶然亙于東西狀類鼉伏而禾塍周之傳稱鼉陰之田卽此上連小塔五級人曰聖塔由來莫攷蓋必前民旱乾水溢祈而輒應之所也塔舊造以瓦今甃以石工費之資悉出于合鄉人解囊破饗者人心好施無非聖塔之靈感繼自今而往凡荷耡負耒播種於斯埠者庶咸知勿翦而勿敗云時明昌三年三月十有六日泰山三谿逸人安升卿記泰和縣志以上原列卷二十四

金文最卷十二